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四十三

喜道

善

將略上

列國魯曹蒧事莊公。齊師伐魯。公將戰。蒧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

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盈彼竭，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王曰：子之書吾盡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

人。武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欲斬左右隊長。王從臺上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

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
食不甘味。願勿斬也。武曰。臣已受命為將。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
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
起。皆中規矩繩墨。於是武使使報王曰。兵既
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可也。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王知武
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

齊田穰苴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齊師數敗。晏嬰薦穰苴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曰：「旦日日中會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送之，留飲。日中賈不至。穰苴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賈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則忘。」

其家臨軍則忘其親。援桴鼓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席。百姓之命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孫臏威王時。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以救韓。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
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
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
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卒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
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曠度。其行暮當至馬
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
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
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

見白書以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消自到。及魏伐趙，趙請救齊，使田忌為將，臧
為師。忌欲引兵之趙，臧曰：夫解雜亂紛糾者，
不控也。捲音拳救鬪者，不搏搯。音戩，搯持也。批亢搏
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今魏之輕兵銳卒，
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
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
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魏
果去趙，與忌戰于桂陵，大破之。

田單齊之疏族。燕將樂毅以兵徇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及即墨二城未下。單守即墨。聞燕昭王卒。子惠王立。單乃縱反間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士卒由是憤惋不和。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中庭飛鳥翔舞下食。燕人怪之。單又宣言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

以為師。單遂起引東嚮坐。師事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塚墓。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牖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盡散飲食饗士。令壯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於燕。燕

軍皆喜。單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掠吾族。」燕將許之。由此遂解。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奔燕軍，炬火光明，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復銜枚疾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於是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趙奢為將。時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召奢問之。對曰。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王令奢救韓軍。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候有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者去。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悉甲而來。奢縱兵擊破之。闕與圍解。

魏吳起好用兵。文侯以為將。拔秦五城。起為將。與士卒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後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卒。武侯不能用。遂之楚。楚悼王聞其賢。至則用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者。以撫戰士。破游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平百越。并陳蔡。却三晉。而伐秦楚。遂稱強國。

燕樂毅自魏至。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欲報

齊讎。於是。以毅為亞卿。問以伐齊之事。毅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王必欲伐之。莫若結趙及楚。魏四國攻之。齊可破也。於是昭王以毅使趙。別使連楚魏。諸侯爭欲合縱以伐齊。毅還報。昭王以毅為上將軍。毅并將四國之兵。大敗齊兵於濟西。諸侯兵歸。毅獨將燕兵追擊。至臨淄。齊湣王走保莒。毅入臨淄。盡取其寶物。輸之燕。昭王大悅。自至濟上。賚軍。封毅為昌國君。毅復收齊兵。徇齊城之未下。

者。留五歲。下七十餘城。

秦。白起善用兵。事昭王。嘗以秦兵屢破韓趙。魏楚之兵。以功封為武安君。秦復伐韓。韓上黨降于趙。秦使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將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齕攻趙。趙軍數敗。趙王怒。乃以趙括代頗將。秦聞括將。廼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出兵擊秦。起佯敗退走。張兩翼。竒兵以伺之。括逐勝至秦壁。起出竒兵二萬。

五千人絕其後。又一軍絕趙壁間。趙軍分為二。糧道絕。士卒不食四十六日。括乃引銳卒親搏戰。為秦軍所射死。降其衆四十萬人。王翦少好兵。始皇滅趙定三晉。遂謀伐楚。問李信曰。伐楚度用幾何人。信曰。二十萬可。問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曰。君老矣。何怯也。迺遣信將二十萬衆擊楚。大為楚兵所敗。始皇聞之大怒。自如頻陽起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信果辱秦師。將軍雖老。獨忍棄寡人。

乎。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
皇許之。翦至楚，楚悉國中兵拒之。翦堅卧不
出。楚兵數挑戰，翦唯休沐飲食。撫循士卒，親
與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伺楚兵引而東，翦舉
兵追之。令壯士奮擊，大破楚軍，殺其將項燕。
因乘勝定楚地，虜其王負芻，并平百越。

漢韓信為大將時，魏王豹叛。信將兵擊魏，豹盛
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信既定魏請兵於漢漢王遣張耳與信俱擊趙代既破代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餘欲出奇兵絕其輜重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餘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左車之計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

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
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
諸將佯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為
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
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
信耳已入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信所出
騎兵遂馳入趙空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
軍不勝。歸壁。壁皆漢幟。大驚。遂亂。漢兵夾擊。

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又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既襲破。慙下軍。遂至臨淄。齊王廣東走高密。信追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齊王廣與且并軍。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且。佯敗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齊王廣走。

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欲以

兵二萬擊秦燒關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孺。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鄠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及從漢王東。

擊楚敗而還。漢王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黥布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乃封良為留侯。

周亞夫。景帝時吳楚等七國反，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亞夫請於帝曰：楚

兵剽悍。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帝許之。於是會兵滎陽。吳攻梁。梁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以守。以便宜不往救。而使騎兵弓高侯等絕其糧道。吳兵乏食。數挑戰。終不出。夜軍內驚。自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令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走。乘勝盡虜之。月餘。越人斬吳

王首以告。凡相守三月。而吳楚皆平。

李廣景帝時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鵬者也。廣乃從百騎馳往。三人所合騎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鵬者也。遙見匈奴有數千騎。廣百騎皆大恐。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令諸騎前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虜果疑為誘。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虜終怪之。不擊。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軍。

鄧禹。光武以禹沈深有。大度。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

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與俱。遂破箕關。圍安邑。斬更始大將軍樊參。更始將王匡成。丹。劉均等復合軍十餘萬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諸將皆勸禹夜去。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遂定河東。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

以千數。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
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諸將勸禹攻長安。
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
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
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
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吾且休
兵北道以觀其弊。乃可圖也。已而赤眉西走。
扶風。禹乃至長安。大饗士卒。諸將齋戒擇吉。
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

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與諸將會荆門伐蜀。吳漢欲罷三郡棹卒。彭不可。上書言狀。光武報之曰。荆南之事。一由征南公而已。彭令軍中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悉軍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奉牛酒迎勞。耿弇光武時拜大將軍。命討張步。步將費邑遣其弟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

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洶懼。衆悉亡歸。帝至勞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今將軍攻

祝阿功足相方。而韓信襲已降。將軍拔勅敵。乃難於信也。

耿恭。明帝時為戍。已校尉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明年北單于攻車師。恭遣兵救之。匈奴既破殺後王。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殺傷甚衆。匈奴震怖。

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三國蜀諸葛亮伐魏。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糧盡退軍。與魏張郃交戰。射殺郃。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守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兵民雜耕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及亮卒。軍退。懿按行其營壘。曰。天

下奇才也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
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
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老吾兵也攻之正
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
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巢窟虛矣我直
指襄平必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
陣而過賊果邀之懿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
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

捷

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會攻維未
能。艾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
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
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
之士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
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於
是艾自陰平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
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

匱瀕於危殆。艾以羶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詣軍門降。

吳周瑜為前部督。曹操既破荊州。遂伐吳。孫權集諸將佐議。請迎之。瑜獨不可。曰。請得精兵三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君言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劉

備并力逆操。遇于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詐云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與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大，火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燒溺者甚衆。操軍遂敗走。

晉羊祜以尚書右僕射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十數人。又引滢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及營武牢。城東陽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

晉有。乃增脩德信。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為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家眾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

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而不名。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饋之藥。抗服之不疑。士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屈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郡一邑不

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是祜專其德也。

杜預伐吳。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襄陽太守周竒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皆如預策。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竒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於要害之處。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歎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旨等發伏兵隨歆。

王伯善卷四十三
軍而入。遂虜歆。進逼江陵。攻剋之。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荆土肅然。諸將會議。欲俟來冬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而還。

王濬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濬發成都。率諸軍攻吳。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艦。

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又作火炬。長丈餘。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害。濬既克西陵。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蔽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遣使奉書請降。

祖逖為豫州刺史。率眾伐陳川。石季龍領兵

五萬來救。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略
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陳川故城。
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
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
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
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
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
飢久。益懼。無復固志。

江道。穆帝時為諮議參軍。從中軍將軍殷浩

北伐。羌及丁零叛。軍中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敗。

謝玄。武帝時。秦主苻堅與陽平公苻融率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入寇。帝遣玄等帥衆八萬拒之。時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

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青岡。秦兵大敗。自相枕藉而死。者殺野塞川。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

為晉兵。堅中流矢。單騎走。

五倫書卷之四十三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

南宋臧質遷南平內史。未之職。魏太武率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漉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以書詆太武。太武大怒。乃作鐵床。

於上施鐵鏡。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帝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伐魏。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厯城。以資運竭。乃還。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盡。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為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乃命軍士悉甲。身衣白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追。乃歸。

陳吳明徹為侍中鎮前將軍。統衆十餘萬北伐。

齊遣王琳將兵拒守。明徹以琳初至，衆心未附。乘夜攻之。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具。又造阻格切肥水以灌城。

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腫死。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將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不進。諸軍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焉出。」明徹曰：「兵貴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而克。生擒琳等六人。

後周韋孝寬以大都督守玉壁。齊神武傾山東之衆攻之。連營數十里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燃火。以皮排吹之。

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作攻車。車之所
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
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
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
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刃。
火竿一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
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
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
崩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

入城賴以全

唐盛彥師高祖時為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擊之非計出萬全不可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

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

趙郡王孝恭。高祖時同李靖統巴蜀兵擊蕭
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
速。吾因江漲乘其不備。必成擒矣。孝恭乃帥
戰船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
至夷陵。入北江。銑兵迎戰大敗。靖乘勝直抵
江陵。入其外郭。銑援兵不至。遂圍江陵。銑問
策於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群臣曰。天不
祚梁。不可復支矣。乃總麻布幘詣軍門曰。當

死者唯銳耳。額不殺掠。孝恭入城。禁止諸將。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欵附。

李靖高祖時為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都督。武德中討輔公祏。賊一軍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又遣一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諸將曰。二軍皆強兵。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

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日。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苦戰。破之。二軍潰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不敢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蘇定方。太宗時為右屯衛將軍。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三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

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凌雪晝夜兼進。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往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所。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命副將蕭嗣業追擒之。

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先是都護蕭嗣業率兵討突厥阿史德。饋糧數為虜鈔。軍

三十一
餒死。及行。儉率兵討之。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刀弩。以羸兵挽進。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且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張巡為真源令。守雍丘。賊將令狐潮來攻城。巡數敗之。城中矢盡。巡縛橐為人千餘。披以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

後復夜。緹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卽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既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遁。後守睢陽城。賊將尹子奇復徵兵數萬來攻。巡乃脩守具。賊為雲梯。

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鎖大鐮。拔其鈎而截之。賊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伏其智。不

敢復攻

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與史思明戰於河陽。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羶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

備之。既夕還河陽。留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與高暉俱請降。已而思明復攻河陽。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

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令諸將曰。爾輩

望吾旗而戰。吾颯

職琰切

旗緩。任爾擇利。吾急

颯。旗至地。則萬衆齊入。少退者斬。又以短刀

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

萬一不利。諸軍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

也。再戰。郝廷玉奔還。光弼命取其首。廷玉曰。

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

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颯

其旗。諸將齊進。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

遁去

白孝德事李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其將劉龍仙執戰。慢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此賊。孝德請挺身取之。因問所須。對曰。願出五十騎為後繼。而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仙見。易之。不為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與語頃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

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

郭子儀自河中節度使入朝。時僕固懷恩叛。誘吐蕃回紇入寇。詔子儀出鎮奉天。虜進逼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後以衆三十萬復掠涇邠。躡音蘭車踐也。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代宗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圍。

已合。子儀乃使李國臣、高昇等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為誰。報曰：郭令公。回紇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彼欺我也。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可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力不可敵。吾將示以至誠。乃從數騎出。傳呼

曰。今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免胄見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義而至是耶。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與飲。遺錦綵結懽。誓好如初。回紇請盡力謝過。遂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李晟德宗時朱泚反。據京師。德宗幸梁州。以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討朱泚。晟拜哭受命。是時李懷光與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書遺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懷光慙而

女六晟以判官張彧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
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決志收
復京城。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
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
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今賊重兵皆聚苑中。
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
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
曰善。遂牒尚可孤等刻期集城下。晟移軍光
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

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率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凡戰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泚帥餘衆西走。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之。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

震驚。非吊伐之意。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
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又斬泚
黨李希倩等於市。表守節不屈者。劉廸。蔣洸
等。遣露布上行在。帝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
以為社稷。非為朕也。

馬燧。德宗時為河東節度使。朝京師還鎮。初
田悅新有魏博。歸款朝廷。燧言悅必反。至是
悅果圍邢州。攻臨洺。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伍
固守。帝詔燧以步騎二萬往救之。燧出鄴口。

移書抵悅。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斬之，悅使楊朝光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等，復進軍臨洺。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邢圍亦解。燧進屯鄴。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燧於下流以鐵鑲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

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須悅衆渡。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令士無動。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燧縱兵擊之。悅敗。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首萬級。

李愬為唐鄧節度使討吳元濟謀襲蔡州遣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也愬命釋其縛仍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有陳光洽為謀主光洽勇而輕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厚待之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祐有勇畧今帥士卒刈麥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

中。擒之以歸。復釋祐。待以客禮。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特羸卒耳。乘虛直抵其城。元濟成擒矣。愬然之。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人為前驅。自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行七十里至。

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鷺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晏然無知者。祐忠義先登州城。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乃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洵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

五代梁王彥章太祖時累官至行營先鋒馬軍使。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與梁為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至末帝時。彥章為北面行營副招討。而謀不見用。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曰。事急矣。請將彥章。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

皆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韃炭乘流而下。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趨德勝。先是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至是彥章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云。

宋潘美。太祖開寶三年。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征嶺南。進至韶州。南漢主劉鋹兩丑

切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美因諭以帝意。以為能戰則戰。不能戰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止。非此五者。他不得受。鏐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鏐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攻之。萬全策也。遂遣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

天大風。火勢甚烈。銀衆驚擾。美揮兵急擊之。銀大敗。斬獲數萬計。長驅進克廣州。擒銀送

京師

曹彬開寶七年進檢校太傅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詔以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擢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彬破峽口砦。進克池州。及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李煜軍於白鷺洲。師進次秦

淮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破之俘斬數萬計金陵受圍彬緩師冀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

不測柰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降必不能
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而江南遂平
曹瑋知鎮戎軍虜入寇嘗出戰小捷虜兵引
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以所掠牛羊輜重緩
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
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虜
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覘
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虜乃止以待之虜軍將
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

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瑋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是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种世衡知環州初趙元昊寇邊其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于別都元昊倚以為

腹心。世衡方城清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清澗僧。察其堅朴。誘令冠帶。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畧司指揮使。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既深。世衡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卒無怨望。世衡知其可任。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能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常誓以死報。況捶楚乎。世衡乃草遺野利書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曰。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

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為信。俾遺野利。嵩至野利所。致世衡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種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有書。索之。嵩荅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龜棗上。元昊元昊召野利與嵩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執前對。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之。仍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玉書。

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先遣屬官勞之。後乃出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慢罵元昊。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欲并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吊。多述野利與天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
二十
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襍紙
幣。伺有虜出。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
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
失二將。遂定講和之策。

五倫書卷之四十四